

種四第譯選著名學文典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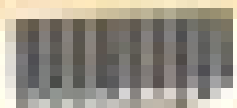
白牙

美國作家魯德亞德·吉卜林著

蘇橋譯



社務服化文際國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白牙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譯選著名學文典古
種四第

牙 白

著 敦倫 · 克傑國美
譯 橋 蘇

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

牙 白

(冊一全)

所 權
有 版

著 者
譯 者
出 版 者

美國傑克·倫敦

蘇 橋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上海虹口乍浦路壹七號
電話四六三六四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

目次

第一部 「洪荒世界」

一 肉的蹤跡·····	三
二 母狼·····	一四
三 飢餓的呼聲·····	二九

第二部 「洪荒」之子

一 牙的鬥爭·····	四五
二 巢穴·····	五六
三 灰色的乳狼·····	六五
四 世界的圍牆·····	七二

五 肉的規律……………八五

第三部 「洪荒世界」的神祇

一 火的創造者……………九五

二 奴隸……………一〇八

三 無賴……………一一八

四 神祇們的行蹤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五 契約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
六 飢荒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
第四部 高等神祇

一 同類的仇讎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
二 瘋狂的神祇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
三 憎恨.....

一七五

四 固執的死亡.....

一八一

五 不可馴服.....

一九六

六 親愛的主人.....

二〇四

第五部 馴服

一 長途旅行.....

二二三

二 南方.....

二三〇

三 神祇的領土.....

二三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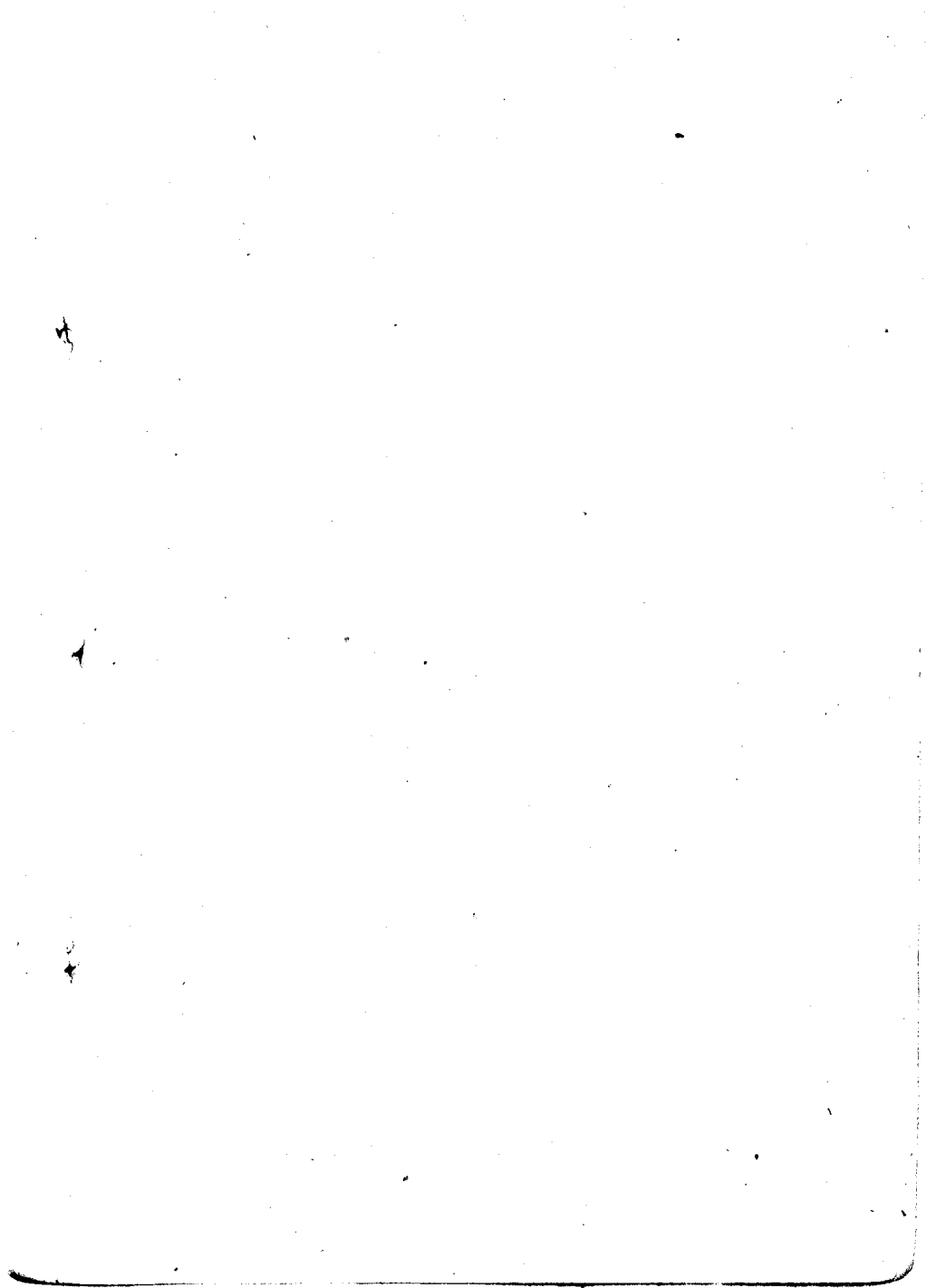
四 同類的呼喚.....

二五一

五 睡狼.....

二五九

第一部「洪荒世界」



一 肉的蹤跡

陰森的樅林矗立在封凍的水道兩旁。樹木剛剛給一陣寒風刷掉身上的白色冰衣。彼此似乎要互相偎倚，在朦朧的天光底下，顯得陰灰而且憂鬱。無邊的沈寂籠罩着大地。而大地本身却也是荒涼的，死氣沈沈的，沒有一點動靜，寂寞而且凜冽，現出一種陷於淒涼的景象。這裏面露出了一種笑態，一種比淒涼還要可怕的笑態，像冰霜一樣冰冷，也像勝利者的冷笑。這是不測的玄關對於生命的枉勞的嘲笑。這裏是「洪荒世界」，這裏是野蠻的，冰天雪地的「北方的洪荒世界。」

然而這裏却有生命，無畏地活躍着。沿着封凍的水道，一羣狼狗正在跋涉。他們的聳豎的毛髮蒙着冰雪。他們的氣息一出口腔，便凝結起來，首先變成一團一團的蒸氣升騰上去，落到他們的頭上，然後便凝成了冰珠。他們的身上背着皮製的挽具，有許多皮

帶把他們繫到後面的雪橇上去。雪橇沒有輪子。牠是一片堅實的樺木，平舖在雪面上，前端是翻轉的，有如曲線鋸機，以便壓過前邊浪頭似的雪堆。雪橇上面緊綁着一具狹長的長方形的匣子，另外還有一些別的東西——幾張毛氈、一把斧頭、一只咖啡壺和一口炒鍋；但是頂刺眼的、占地最多的、却是那一具長方的匣子。

在狼狗的前面走着一個人，穿着龐大的雪鞋。在雪橇的後面走着第二個人。在雪橇上面，在匣子裏面，躺着第三個人，他的跋涉已經完結了，「洪荒世界」已經把他征服，把他打倒，再也不能活動或掙扎了。「洪荒」絕不喜歡活動。生命是「洪荒」的敵人，因為生命就是活動，而「洪荒」却總是要消滅活動。它凍結水流，阻止它流到大海；它驅迫樹液，要它在樹心裏凝固；它的最殘酷的行爲便是對於人類的磨折——人類是頂不安靜的生命，永遠要反抗「洪荒」的意旨：一切活動一定要終歸停止。

但是那一前一後倔強跋涉着的兩個人却還沒有死掉。他們的身上裹着毛皮。他們的眼簾、兩頰和嘴巴通通給鼻息結成的冰霜罩住，因而他們的臉孔無從辨認，看來可像是兩個鬼臉。但他們却都是活人，他們侵入這塊荒涼寂寞的大地，從事巨大的冒險，跟

這個死氣沈沈的遼遠無涯的世界抗衡。

他們默默地走着，只聽到呼吸的聲音。四面八方全是一片沈寂。沈寂壓迫着他們的心靈有如深水的壓力壓迫着潛水夫的肉體。它壓榨他們的心靈，像壓榨葡萄的液汁一般，榨掉了所有人類的浮誇和自負，直到他們承認了自己的渺小和無能。

一點鐘過去了，兩點鐘過去了。短促的不見天日的白天開始昏黑了，忽然在沈寂的空中傳來了一陣隱約的叫號。聲音漸漸地提高起來，一直提高到最高的音階，於是持續了一會，戰抖而且緊張，之後再慢慢消沈下去。這如果不是表示凶殘和饑餓，那一定是一個亡靈的哀號。前面的一個人轉過頭來，和後面一個人對望一下，然後再掃過長方形的匣子，彼此點頭示意。

第二陣的叫號聲又升起來了，尖銳得就像針刺，撕破了沈寂的天空。兩個人都辨出了聲音的方位；那就在後面，就在他們剛剛走過的雪原上。接着是第三陣響應的叫號，也就在後面，在第二陣叫號的左邊。

「比爾，牠們跟着我們。」前面的一個人說。他的聲音顯得沙啞而含糊，而且

也說得十分費勁。

「肉少了，」他的同伴回答道，「好幾天我就沒看到一隻兔子的踪跡。」

之後，他們便不再說話，雖然他們的耳朵都聽到了後邊繼續不斷的追蹤的叫號。

天黑下來了，他們把狼狗趕進水道旁的森林裏面，安起野營。攔在營火旁邊的棺材權充了椅桌。狼狗羣集在隔火稍遠的一邊，叫狺着，咆哮着，但都不敢跑到黑暗裏去。

「我看，亨利，他們就停在外面。」比爾說。

亨利蹲在火邊，一邊檢一塊冰塊安好咖啡壺子，一邊點點頭。他一直不說甚麼。後來他坐到棺材上面，開始吃了，這才說道：

「牠們知道躲在那裏才算安全的。牠們想吃，可不想被吃。牠們都聰明得很，牠們這些狗。」

比爾搖搖頭：「呵，我不知道。」

他的同伴驚訝地望着他。「我第一次聽見你說牠們是不聰明的。」

「亨利，」比爾說道，一邊從容地嚼着豆子，「你注意了吧，我喂牠們的時候，牠

們這些狗兒怎樣騷動麼？」

「牠們的確比以往不安一些。」亨利同意道。

「亨利，我們有幾匹狗？」

「六匹。」

「喂，亨利……」比爾停了一會，希望對方更注意他的話，「我說，亨利，我們有六匹狗。我從袋子裏拿了六條魚。每匹狗，我給牠一條；可是，亨利，却少了一條魚。」

「你算錯了。」

「我們有六匹狗，」比爾平心靜氣地反復一遍，「我拿出六條魚。單耳朵沒有魚是不行的。後來我又回頭給牠一條魚。」

「我們只有六匹狗。」亨利說。

「亨利，」比爾接着說，「我沒有說牠們都是狗，但是吃魚的却有七匹。」

亨利停止吃喝，從火上張望過去，點算着狗的數目。

「現在這裏就只有六匹。」

「我看見有一個從雪上跑掉了，」比爾肯定地說，「我看到了七匹。」

他的同伴憂鬱地望着他，一邊說道：「這一趟路走過了，我可高興透了。」

「你說的是甚麼意思呀？」比爾問道。

「我意思是現在教你更傷腦筋了，你已經看到東西了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，」比爾嚴肅地答道。「我看牠跑掉之後，我注意過雪地，看出了牠的腳跡。然後我再算狼狗，還是六匹。那腳跡還留在雪地上面。你要看吧？我指給你看。」

亨利沒有回答，沈默地咀嚼着嘴裏的東西；直到東西吃過了，喝了最後的一杯咖啡，這才一邊用手背擦一下嘴巴，一邊說道：

「那麼，你以為牠是……」

黑暗裏又升起了一陣哀慘的長號，打斷了他的話。他停下綿聽着，然後揚手指點着叫聲，接着說道「……牠們裏面的一匹？」

比爾點點頭。「我想不會是別的，你自己也發現了狼狗的騷動。」

叫聲一陣跟着一陣，把沈寂變成了嘈雜，叫聲從四面八方侵襲進來；狼狗們顯得發慌，彼此密集一起，緊靠着營火，甚至他們的頭毛都給燻焦了。比爾丟進了更多的木頭，然後便燃起烟斗。

「我想你有點沮喪，」亨利說。

「亨利……」他沈思地吸了一會烟斗，然後繼續說道。「亨利，我以為他比你比我都幸福，」一邊用拇指指着他們坐着的匣子。

「你我，亨利，我們死了，如果能夠找到許多的石頭堆在我們的屍首上面，不讓野狼接近我們，那就算是微幸了。」

「但是我們不像他那樣，有人，有錢，還有別的一切，」亨利附和道，「扶柩回鄉，那是你我都辦不到的。」

「亨利，我真不明白，像他那樣的一個人，在家裏一定是一個闊老之類，絕不會愁衣愁食的，爲甚麼要跑到這個鬼地方裏來。」

「如果他住在家裏，原可以活得長命百歲的，」亨利同意道。

比爾張口準備說話，忽然又轉了念頭。他指着從四面壓迫着他們的黑暗的障幕。在他指出的黑暗裏面看不出甚麼形象，只有一對閃耀的目光，像兩塊紅炭一樣。亨利用頭又指出第二對目光，第三對目光。在野營四周，這些炯炯的目光構成了一道圓圈。不時，有的一對會移動一下，或者暫時隱沒一會兒又現了出來。

狼狗們越發不安了；在一陣驚擾之下，他們會擠到火邊，依繞人們的膝下。在擁擠中，一隻狗給擠到營火的邊沿，空氣裏洋溢着烤炙毛髮的氣味，同時牠也慘叫起來了。這一場騷動也教炯炯的圓圈動盪了一會，甚且退後了一些，但一到狼狗們甯靜下來的時候，那個圓圈却也就安定下來了。

「亨利，沒有子彈真倒霉透了。」

比爾抽完烟斗，開始幫他的同伴，把毡氈鋪展在飯前敷在雪面的權枝上。亨利一邊埋怨着，一邊解脫腳上的鹿皮鞋。

「你說你還剩下幾發子彈呢？」